思軒文集

思軒文集序

文載乎道道顯於文天地之道以懸象流峙之文而顯聖賢明天地之道以經傳之文而顯皆至文也下逮周程張朱以註釋而顯道董賈韓柳

歐蘇以制作而顯道然制作於道未能醇乎醇也嗚呼文不顯乎道烏可謂文哉今南京吏部尚書王公心能其官不為物引仰觀俯察博學於文思聖賢所以明天地之道

諸儒所以發聖賢之言精以擇之其於仁義禮知之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天下萬事萬物之理靡不該然於胸中故隨見乎辭不離乎道鋪張治道萬言之實以

對

清問看以取進士之及第剖析

仁義萬善之長以陳

經筵看以沃

君心之厭飫

實錄公其筆削華衮鈇鉞之榮

序以判焉試士錄其鄉書經義策論之文辭可程焉國學開教之條吏部立例之疏有以興文教而酌官制之宜碑銘傳贊之應序記題跋之遺有以著功德而黼治平之妙

與凡歌頌揚休煥乎爲

四朝德教之華天下文明之徵

輔世道如日中天之顯者有

賴於斯文苟非沉酣經傳註

釋之理趣考究累朝制作之

事功而自得之有是哉來者

觀其言而探其心斷斷乎信
公有實學而有實用也可以
誇多鬬靡之虛文例視哉瓊
忝公斯文之契有年矣知公
惟深斯集之行入固所共知
餘不載有補於世之大者瓊

知而遺之孰從周知公之所
以深於道也於是乎序
弘治六年歲次癸丑冬十月
朔日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禮部左
侍郎前太常卿掌國子祭酒

事翰林侍讀學士
經筵官同修
國史金谿徐瓊書

思軒集序

文以道爲本以氣爲輔道明則辭達氣充則辭壯二者不備欲經世而傳遠得乎六經之外稱大方家皆推司馬遷氏司馬遷於道未明也其於

名物制度與夫天文律曆之
類皆首尾循環不可究詰其
學可謂慱矣至觀其文則浩
浩乎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
不亦壯乎降自唐宋若韓柳
歐蘇諸子雖各自名家然皆

不出于司馬氏藩閾之外也
國朝文運大興詞臣輩出
聖祖肇業若金華宋太史公以
文鳴宣德正統中泰和楊文
貞諸公復繼以文鳴近者東
壁生輝詞垣出色若毘陵王

先生其踵宋楊諸公而崛起
者乎先生少負敏絶之資探
六藝之藴窺道德性命之妙
又能涵養其直大剛方之氣
以其所懷藏際遇于
明時冠鄉榜魁甲科入翰林

輔
儲闈陶養成均黜陟人士中
間形諸制作以潤色太平者
已渢渢乎不可及已而又發
泄其緒餘為序記銘表詩辭
以應人之求皆有典則矩度

井乎如棊分而局布也錚乎如玉奏而金宣也紛乎如鳥翔而雲馳也巍巍乎如重峰疊嶂間見層出而不可窮也嗚呼若先生之文其知道養氣者乎其開闔變化脫越於

司馬氏之家法者乎先生舊
稿甚富近擇其可傳者得詩
文千有餘篇既彙粹之以予
託交久而相知深屬序諸首
昔李漢序韓子之文取譏當
世而漢之序卒因以傳予萬

不及漢乃敢僭序先生之文然因先生之文而得以託名於不朽其譏與否吾不得而知也先生名與字廷貴號思軒令為吏部侍郎有子沂為祠部郎中能世其家學云

成化二十年甲辰九月九日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

部尚書前太常少卿翰林侍

讀直　東閣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西蜀李本序

思軒文集目録

卷第一

記

卷第二

記

卷第三
序

卷第四

序

卷第五

序

卷第六

序

卷第七

序

卷第八

序

卷第九

序

卷第十

雜著

卷第十二

字說

贊

卷第十三

碑

卷第十四

碑

卷第十五

墓碣

卷第十六

墓表

卷第十七

墓表

卷第十九

墓誌銘

卷第二十
墓誌銘

卷第二十一

墓誌銘

卷第二十二

卷第二十三

方外

思軒文集目錄 終

思軒文集卷之一

記

制勑碑陰記

洪惟我　朝
祖宗列聖以至仁大德覆露臣工士生斯時苟負一才
占一藝者靡不援羅蒐拔畀之祿仕以顯融之其仕而
率職也苟有微勞片善之可錄又靡不褒嘉獎勵錫之
制勑以寵綏之
上之待下如此則下之感激而思奮者宜何如其報稱
也哉傳有之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

爵禄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
其謂是巳先臣忠在
宣宗朝以純誠直節官郎署有聲
英宗紹統首承眷遇賜之勑命進階貤封臣母朱氏
久之先臣請老歸居閒無事輙戒勉臣曰吾老矣
國恩未報亦小子其敬念之臣無似承乏詞林獲侍
英宗皇帝於復辟之初
今皇帝嗣登大寶念臣嘗侍東朝除臣庶子尋
賜誥命贈先臣官臣母亦加封號未幾又進臣學士俾
来南京便母禄養烏乎

皇上之恩其廣大如天地顧臣之愚雖嘘熒爝之光人
補於日月効涓埃之力何補於海嶽徒以區區犬馬之
誠一念在
君則一念在親不能自已焉尒臣惟先臣忠暨臣偀皆
始仕
先朝式覲
嗣皇新政其所以登用舊臣與率由舊章者無所不至
肆臣父于荐承恩眷先後所被賜誥勅卷末猶識
以宣德十年天順八年者皆以即位明年改元也夫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一大夫之賢孔子猶亟稱之矧

天子大孝有同於虞舜有同於武王周公詎非臣愚所宜揄揚而頌美之哉臣謹錄　制詞鐫樂石植諸先臣墓道之上豈徒藉　昭回之光下賁泉壤抑亦俾臣世世子孫仰而觀俯而思以勉而為忠孝則臣所嘗承先志以圖報稱者庶幾少信於萬一成化五年己丑十月朔旦臣與謹記

南軒聽琴記

莆田柯公隱居柯山間壺山太湖映帶左右擅莆中之勝居之南有軒四楹爽闓幽絶景物畢會而壺山之勝軒又擅之因號南軒遯叟日携賓客之選者遊處其中

焚香鼓琴雍雍愉愉引商列羽清徵間作公聽之竟日不厭也公近以子潛貴封尚寶少卿兼翰林修撰乃自山中來謝

恩闕下士大夫之慕公者為賦南軒聽琴詩公謂予與潛同年宜為記予惟琴不可不聽也然亦豈易聽哉琴之言禁聽之足以禁止於邪修身理性以反其天真也故隘者聽之而寬裕躁者聽之而舒徐憂思者聽之志適而心怡聽和平之音足以宣湮鬱聽廉直之音足以滌僣濫有遺世獨立脩潔不汚之行而後可以聽採薇之操有悼時閔俗自任以重之志而後可以聽將歸猗蘭之操聽之於耳而得之於心窮古今不

多見也知文王者孔子也下此則鍾子期亦子期歿伯牙破琴絕絃以世無知音者也苟能知之則漁父可許為聖人鍾儀不失為君子不然則羯鼓直以解穢端冕則惟恐卧亦烏在其能聽乎哉公以朴茂之稟孤特之操生當山水勝絕之處而所與遊又皆端人逸士宜其遺外聲利與物無競樂清淡古雅之音而凡桑間濮上淫蕩靡靡者舉不得以干其聽也雖然公非果於自聽者也南風之詩神鳳之歌亦嘗以授其子俾之出而用世以

堯舜君民而又發為文詞以和鳴國家之盛此公所以

荐承褒寵光大顯榮有非山林枯槁之士軒冕泥塗者比也此予所得於公以望於其子者不識公亦以予為知音否也

太平府重修豐濟倉記

郡邑有倉本之成周縣都皆有委積我 國家法古為治於凡通都大邑皆營廩庾以儲公賦上而國用之所資下而民生賑乏之所仰給皆取具於此其立法創制視古尤良且備焉然而廢興成敗常係於典守者之能與否苟非其人則隳壞頹落而賦入亦因之而耗矣太平府舊有豐濟倉儲寧國諸郡賦歲常滿百萬石倉始

建於　國初自是屢葺旋敗而莫有為宏遠之計者景泰中令郡守李君巽為御史按部將督為郡者修之適代去未果成化改元君由嘉興府推官來知府事曰是可以成吾志矣乃白於巡撫右副都御史劉公孜出公府羡金三百六十兩有奇以畀君市材而陶瓦葺竹凡百所須皆君自經畫不以擾民以是年五月昉作建東西序各若干楹總六廒以甲乙丙丁戊己為次其廒舊在南曰庚辛壬者又若干楹皆加繕治計七閱月而成而易敗以完飾故以新巨廩崇墉翬飛雲矗謂非君能謹詹藏之務審廢置之宜疇克以致茲哉其成之明年

三月君以書来南京請記予閶之吳會有均輸之號洛陽有常滿之名太倉紅腐海陵流衍凡在治古率皆先務故君於下車之日未遑他及首勤斯舉而且工不告勞民不知費不終歲而訖成完美謂非知要不可也故不辭為記以復於君以詔於来者以永我 國家億萬年京坻之謡云

小瀛洲記

南京翰林院之後圃有方池焉歲久堙塞予暇日命僕夫操畚鍤以浚治之深甫及尋有泉湑湑出土脉中時雨繼至衆流所匯益以深廣乃謀結亭其上以為公餘

偃息之所必價廉而工省者可辦於是購之江淮富商得巨艦之篷凡兩楹三室室廣七尺深八尺有奇高如其深之數自傑構視之若甚庳且隘者然虛明洞徹自與予意會遂欣然命工梁堅木以承之而欄楯其南以便徙倚其西為橋通往来北窓蔭以脩竹穿竹林東行以遠出於池之左皆垂楊護堤奇花行徑春和景淑卉木敷暢天日開霽池水澄澈紫金諸山皆倒影如濯蒼翠瀲灧浮几席間而纖塵不飛人跡罕到翛然一物外真境也既落成予友朱悉易自毘陵来延之入座問所宜名悉易曰是宜名小瀛洲予聞而異之瀛洲在渤海

東與方丈蓬萊拔起于霄漢之間日月之所蔽虧神仙之所窟宅而予欲以一泓之水數尺之蓬而強名之不幾於誕而無實乎然唐人謂入翰林為登瀛洲以翰林之深嚴宥密與瀛洲等而房杜諸賢遂擅稱於来世予也眇然儒素遭時明盛承乏詞林方懷慚負而妄以是自擬不幾於誇詡而不以其倫者乎雖然悉易之意予亦有以諒之矣古之君子其自待也厚故所擬常高其自期也遠故所處常暇若夫董董然日馳騖於聲利之場與庸人儉夫較得失於近且小者皆非其所屑也然則凌玉清遡紫霄固不止於登瀛洲等而上之又當與

伊周諸賢爭執轍以共圖不朽若唐以下不足論也雖以是名之可也而實非予之所敢當也姑記之苟有訾我爲誕爲誇者請執此以往

瑞蓮記

成化四年夏六月十日無錫邑丞餘姚邵性秉彝之公署蓮開盆池中一莖三花駢頭合柎芳香襲人異采交曳君見而奇之延問於邑士大夫咸曰此嘉蓮也其生爲瑞瑞不徒應因人而至考古傳記證今治理瑞其吾侯所感召哉侯佐邑于茲八年矣政無煩苛征徭惟時豪強屏息田野闢治年穀順成民安以懋行將上銓曹

質厥成嘉乃丕績以揚于王庭斯固不謂之休徵乎侯有二子式穀是似種學績文枕經藉史無荒于嬉克勵厥志而況生居文獻之邦世際亨嘉之會取青紫如俯拾地芥此特為之兆亦發祥隤祉其來者固未艾也於是播諸聲詩見於紀述金薤琳琅動盈卷帙君讓不敢當而亦不能止也乃彙萃之以告於太史王傚氏曰先生幸丐予一言以揆厥所自而顧無溢美可乎予聞之同心合歡蓮之為瑞非一類也華林天淵瑞之所生各因其地也然欲求其頻參分蓋彩奪雙旗鼎足垂房獻秀輸奇蓋自梁之天監至宋之天禧僅再見焉則今

之為瑞尚何疑哉雖然是皆吾
上之所賜也當是時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四夷咸賓八
方寧謐恊氣嘉生蕃鼇畢臻紫脫華平之屬玉芝朱草
之倫之産于郡國者有未可以悉數而具陳也而是蓮
也陶陰陽之粹和孕造化之精英明德潛孚應期挺生
以垂景貺昭靈承此天下之瑞也雖一郡一邑且不可
得而專夫豈一家之可以獨擅其稱也耶昔者唐叔得
禾異畝同頴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予請為君奉圖象
恊頌聲引物連類以獻于

天子之庭君之意以為如何秉彛曰吾志也姑書此以為之記

常州府重建犇牛牐記

距毘陵城西三十里其地為奔牛堰泝堰水西行百八十里歷雲陽達京口為鐔河其地勢東傾蓋堰不足以時蓄洩也古嘗於京口吕城犇牛為三牐皆莫詳其剏始僕嘗觀史志丹徒水道自六朝来通吳會隋初有詔浚治則是牐在齊梁前已有之宋陸放翁所謂自剏為是鐔河三牐已具其說近是大業之役牐當與河相為廢興而志不書至元符嘉泰始兩書修復則上下數百

載閘其缺而不書亦已多矣　國朝洪武己酉牐廢更導其支流東北出于堰為壩自是餫河不復通重載漕舟多出孟瀆河濟江江行險遠歲不能無覆溺之患天順己卯今冢宰崔公克讓為都御史巡撫江南因民之虞患也為言于朝請復建牐營度適宜委畀得人曾無幾何而五牐告成其在常境者犇牛下牐是也成化戊子都御史邢公克寬繼來謂犇牛猶有上牐其遺址尚存盍亦修建俾互為啓閉遂以其事付之常守卓君天錫而以武進邑丞宋瑛董役事給費於公郗役民於農隙其經畫之良成功之速與下牐等矣夫自堰廢為牐

牐廢為壩言水利者時有訾病今牐與壩兩存之春夏
水溢則由牐秋冬水涸則由壩壩可豬而牐無壅也根
遺跡筴成算以開永圖夫豈樂因循而好自用者所能
彷彿其一二哉牐成之明年同知謝君庭桂以屬予記
夫 國家自移都北京其財賦多取給東南正猶漢之
山東唐之江淮也引渭穿渠含嘉轉漕當時最稱便利
然水有底柱之險持異議者亦嘗改作卒無成功是徒
於智巧而不覩形勢之順逆鑒古今之成敗者也近議
亦有謂自七里港疏河越黃墳岡以受江水而崔公不
用用之幾何不為裒斜取道而邢公繼之理其未備無

事更還其亦異於鑿三門以重爲梁棧者遠矣二公歟歷臺省雅有才望其出殿南圻也威惠並行爲國足用爲輸將繇使脫險繫斯舉也餘可類推卓君克承克引民不厲而功自借施之守官用成佳政皆不可以不書夫書前人之績以昭示後人俾嗣守之勿墜謝君之用心亦良厚矣於是乎書

辰州府重修宣聖廟記

禮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聖賢之祠于學官古也東都學校盛海內下舞上歌莘莘俎豆隋唐以降其制寖備

蓋凡郡縣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孔子以及其從祀諸賢徽稱顯設日益隆蔚間有學宮隳缺而廟常不廢訖亦因廟以立學焉俾天下之士得遂教養于縱弛之餘覩禮文於放失之後此廟祀之有益於人非小補也辰陽之學起於漢守長宋均歷世既久有毀必飾元至正間嘗即宋紹興故址兩修復之既而又毀　國朝洪武中徙建郡治東南亦既百年廼者貴陽易君天爵來知府事首謁文廟周視殿廡新故相錯詢之生徒曰此前守王矩為之未竟者也君慨然以繼緒為任會都御史縣昌吳公巡撫湖南傳檄諸郡亦惟以祀典當嚴為務

君聞而喜謂與合志贏其祿入以為首倡寮寀官屬捐
資樂助乃以成化庚寅之秋徵材庀工求禮殿之摧剝
者而增飾之更翔兩序中作戟門外作櫺星門東為神
廚西為神庫出家藏聖賢圖本命工肖像以易故黷斷
木以為俎豆籩金以為鉶登斝爵飾以丹漆釁以牲血
復請于　朝倣諸郊壇以為琴瑟鐘磬麾旌管籥之屬
棟宇既葺像設既飾制器既備君乃筮日告成從諸賓
僚親執祼獻邦人士庶改觀易視咸願刻石以紀成蹟
予聞君之始為是舉也以郡在荒服山水窮絕貿易無
商賈講求無賓友役患不能成成之不能無異議也方

事營度民有以古鼎來售有以古儀禮圖來獻者他如
金帛膠漆皆辰所之一旦畢集其境故卒賴之以為法
式以斂於就事以称其觀美豈曰人謀若有神相之者
烏乎孔子之尊雖不必由此而盛然必知尊孔子之道
而後能有為於此以修墜典作成式則神之相之信亦
非偶然也古人謂廟祀雖設而學校不修為無益君去
此尚嗣葺之俾學與廟俱新以成人才美教化移風俗
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亘千古如一日君有功於斯道
非小補也予故為屢書之以深致意焉

都廳記

都廳莆田柯氏合族之所也柯氏始居武盛里宋皇祐
初有贈承事郎諱昰者遷安樂里之柯山甞謂其子海
豐令新之曰吾先世以仁起家以義從宗仁故親親義
故長長吾今猶及見吾子若孫之不食示訓也然傳世
既久族屬疏遠安保其無悖厥初者乎吾聞之禮者維
繫人心之具也吾欲合會族人閑之以禮使冠婚有位
慶弔有所歲時蜡社咸有定止不亦可乎於是作堂于
所居之中而以都廳名焉自宋迄今屢葺屢壞正統間
海豐十世孫德平甞率族人繼葺之未幾復壞其子封
尚寶少卿兼翰林修撰原樸遂拓其基而鼎建焉然家

非素裕盖竭力爲之以承先烈敦宗好也其成之歳月
爲成化丙戌又明年戊子公下世矣公之子學士潛聞
訃歸自京師道出毘陵以記爲請予聞之書曰若考作
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搆則棄其基而弗克紹
者有矣史曰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
則私其有而不顧養者有矣欲求承旣墜之業於累世
之後窮一已之力爲合族之舉如公者世豈可以多得
哉夫自承事始遷于今四百年其世可謂遠矣而昭穆
以明尊卑以定服窮於上而分不殊戚單於下而恩不
衰固斯廳之所係抑亦本乎先世之遺仁義之澤也後

之為子孫者其益務紹述以仁為宅以義為路以禮為門而無時不居無適不由雖更千百世而無敝也不然百雉之城千金之臺亦有時而廢尚何斯廳之足恃哉

守淡軒記

撫之樂安有王姓者世居邑南湖平里傳序既遠族大以蕃或聚食或異爨以指數者其多至數百人然而憂喜必相聞有無必相通禮義相先而患難相恤則翕然如出一人無遠近親踈間也其析而居吉水者其蕃盛亦無異湖平宣德中有諱覺非者仕於　朝為國史院編修其文翰為時所稱嘗記其從子文俊所居室名淡

齋亟稱其以淡泊自將有志於睎聖賢然則文俊亦賢
而隱者也自宣德迨今三十有餘年二老者相繼物故
而其胤嗣又皆賢如文俊子惟璉是也惟璉承先君之
遺其居有室廬植業有菑畬贏其所入亦可以致富厚
而其志漠然無所訾省亦惟以淡泊自將名其軒曰守
淡間因予友黃冬官重請記夫世稱賢子孫者爲其守
先業而不墜也業可久而志不可常守先志而不變斯
其所以爲賢菲飲食薄衣服無恤飢寒勤力務時此康
成之訓也而益恩事魏功名不終集古今家誡書屏障
間以防驕侈此玄齡之訓也而遺愛爲郎不亢其宗之

二公者漢名臣唐賢宰輔也其訓子以儉而其子卒以奢敗然則淡泊果易守乎富斯驕驕斯侈侈斯縱併先業而亡之矣尚何先志之不變者乎雖然古人亦有貲富擬王者而性至吝嗇杜元凱譏其有錢癖王濬仲貲累鉅萬而自奉極儉薄人謂其有膏肓之疾積而不施雖淡泊自守亦不免為時所譏文俊之志寧無在於是乎惟攄其審思之以仁周族屬以義恤州里以廉持已而以厚待人如是則幾矣因記其軒併書此以為之勗

玉虹橋記

江西廣信府玉山縣重建玉虹橋成知縣蔣君悅適報

政京師以記來請橋在縣治南一里許跨玉溪上宋知
縣三山林績始壘石為址梁以巨木結屋覆之丞相京
公為題其扁久之燬於兵火元季邑人詹奇遠繼作之
都督木公復為書扁
皇朝永樂間再燬繼是第具舟為津堠而已盖溪自上
下二千溪合流至是而匯入信河以注西江派川廣溪
之南為道永豐江山者所必由其北則族廬櫛比以達
於江淛夫其地既要衝水既湍悍渡且日不給加之以
覆溺之患宣德以來為邑者更作浮梁聯艫繫筏取辦
一時補罅葺敝訖無虛歲迺者成化己丑按察使毘陵

趙君敬奉　璽書至求所以為民利者僉以橋對下其事于郡前守蘄陽王君翰令守莆田徐君文煒遂各捐資為助挈其大綱而始終經理則一以屬之蔣令焉令因民所欲承上所畀斥舊更新舉任其責凡用灰石材甓工傭之費三千五百有餘緡而廩食牢醴所須不與橋圜空七高三十有五尺廣二十四尺長五百尺有奇上甃以石中覆以亭而旁護以石欄工善材良款密鍵固畧近圖遠不媮不苟始事於是歲夏六月訖功於辛卯秋九月既成民徑之如坦途商賈由之如達道蓋昔無而今有久絶而復續觀之者駭然屬目謂誠有如白

虹之自天而降也夫橋以為民設有民人之責者所宜為雖不書可也而世之厲民以自為者多也饕詖者不暇為巽懦者不能為而憒眊者不知為苟無擿觖幸一日滿去斯可已而為所必為視民之利猶己利如蔣令者幾人哉雖然令之所欲書不在是也世又有急近功而忘遠圖者前事將毀而後事方新則繼之者不可無人書之將以為來者諗嗣而葺之可也令之意且為民慮及千百世俾永有賴於良民牧者是故不可以不書也令字仲學宜興人前禮部尚書守約之孫由太學生解褐治民多善政即斯橋之役亦可以類推矣

肇慶府新建麗譙樓記

成化七年秋八月廣東肇慶府新建麗譙樓成太守華亭黃侯瑜盛賓客以落之明年三月以書來請記盖肇慶古端州也宋徽廟由端王入正大統重和初陞州為府更名肇慶大書肇慶府額賜之守臣即府治前築臺構屋以御書揭焉　國朝洪武己酉知府步從信始寘鐘鼓刻漏其上成化初元黃侯由兖郡移守于茲始作皐門于其南前臨通衢額揭于門六年冬募工伐石高要山中撤臺之舊甓周壘以石下為重門門結以拱高丈五尺中為廣道袤四丈有奇臺之上建樓三間二挾

扁曰麗譙樓高二丈七尺締廣称之役雖鉅而資費於
公不以傷民財工雖勞而僦直於傭不以妨農時則是
邦人士之聚處于斯氓隸之奔走于斯商旅之往来遊
憩于斯但見斯臺之營與斯樓之成翼翼言言以為據
一方之勝称瓌奇傑特之觀殊不知侯之為此其意固
有在也肇慶居廣東上游據三江當五州要衝誠控扼
之地往年夷冦竊發于邕桂之間轉掠他境雷廉以東
連數十城民無完居
朝廷憂之命將出師殲厥醜類以寧厥疆然而調發供
需之困於民者肇慶亦已甚矣補殘缺未完之境土治

瘡痍未瘳之人民侯於是時寧不加之意乎吾知黃侯一登斯樓觀山川之險阻則思所以保障之視原野之衍沃則思所以墾治之覩閭閻井邑之聯絡櫛比則思所以安輯而拊循之凡觸乎目感乎心皆思以為民以勤於政以急於化理俾比境無虞蒸庶熙然安土樂生以奮激乎義而涵煦乎仁則是役也豈徒為嚴晷刻警昏旦設會當與籌邊熙春諸名爭雄於寓內矣

潁上縣儒學興造記

潁上古汝南支邑以潁水名其俗尚淳朴士習行義喜文辭而學久燬於兵　國朝洪武四年始創建于城東

北隅其地後瞰濠前之左偏軍儲倉為委巷無重門遂宇危檐傑棟大抵皆草創為之而繼為令者又因之不能改為景泰初貴溪鄭侯来銳意修學屬歲荐饑方事營構而遽以憂去成化辛卯監察御史鄭君按節至頻謁先聖廟庭退視學舍憫其頹敝盖君為鄭侯之子知侯嘗有志修復而未遂者會軍儲倉吏以治廩告遂命撤而東之以其地益學而經度焉前立泮宮門南向次立櫺星門戟門門皆三間東西廡十四間斥廡址後及尋而隆起之併戟門址皆五尺戟門前之左作神廚三間扁曰敬滌所右作企德堂三間東西向作亭名觀德

于敬滁所東東向皆撤兩廡舊材為之而以新材作屋三間于亭之北為米廩廩北為屋五區區三間鱗次中各為院為諸生藏修之所明倫堂後故有堂會食者頗偪仄去之而益以新實濠地封土五尺立尊經閣三間其崇二十尺有奇閣左偏復為學舍十五間右偏為會饌堂三間門廡皆施藻繪丹堊庭宇墻墉皆甃以甓瑩潔平衍中樹嘉卉惟禮殿堂齋尚仍其舊加修飾而已作始於是年三月既落成教諭三山陳拳以書来請記夫有民斯有養有養斯有教衣食不足固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悖理亂倫又將無所不至此三代盛時

所以田必井授而黨庠術序國學之制立乎其中而王政行人才盛有由然也後世井田廢學制亡毀仕而有民人之寄者湯不知教養為何事如斯潁學自洪武始建以至于今凡更幾令閱百年于茲而訖從苟簡非遇鄭侯之良與侍御之賢繼世一心以加惠潁人則學政日頹而德意不幾於泯乎故不辭為記以歸陳君以告其邑之人使知其幸遇焉鄭侯名祺字彥禧侍御名節字從倫嘗獻明良錄于　朝其辭剴切為時所推重云

金陵八景記

金陵在江表古稱重鎮始皇時用望氣者言其地有天

子氣遂東游厭之鑿方山斷長壟爲瀆因名秦淮蓋方山在城東南即所謂天印山者淮水自句容華山發源西南流經其下貫之城中以入于江厥後孫吳建國夾淮立栅孰知分其勢者適所以爲之固也雖然吳亦豈獨恃淮爲險哉其左爲紫金山舊名鍾山大帝更名蔣山其右爲石頭城亦大帝阻山爲之此諸葛氏所謂龍盤而虎踞者而揚子江又自岷山東来縈繞之以達于海壯矣哉鼎立之勢然不在險而在德彼烏知之曾無幾何而江山復歸典午矣當其盛時王謝諸君先後並起其居在今城南長干寺北高甍傑棟雄冠一時時稱

其子弟爲烏衣諸郎巷因以名劉宋代興異鳥來集遂起臺於山名鳳凰臺以侈之客遊保寧寺者一登斯臺縱遐矚則往時歌鐘之地已蕩而爲瓦礫之塲歷歷李煜亦圖竊據義兵壓境猶遣使以口舌馳說驅五千人與宋將曹彬爭成敗於白鷺洲上其不亡也奚待洲突起江中流不改故色而兀朮之衆又肆侵軼雖鑿洲夜遁而宋祚亦自是陵夷矣上下千六百年其分合者數四天將厭之以授我

皇明混一區夏建都以奠八極又百年于茲山川底寧民物豐阜士生其時與宦遊于其地者何其幸哉武清

宋寧德安主上元縣簿嘗命善畫者繪八景圖閱之來請予記德安生長兩畿優游祿秩又能以其自公多暇徘徊瞻望於名勝之區其必有以感

上之賜者矣感之則思以盡其職以古人自期均田租護陂塘活疲卒省訴訟絕妖妄折黏竿如明道先生之主簿上元足矣故予歷稽諸古而頌之令以告之烏乎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先生之言豈欺我哉

西華石塘記

具區之水浸五湖際四郡夫自禹功底定而歷代因之

以為利川分派别瀦灕溉灌為郡邑者苟知導民使服田力穡則決渠為雨荷鍤成雲長我禾黍以衣食兹土者常源源而不竭矣抑或昧焉濬之無其方防之失其備則亢或致焦窘庳或成汙澤向所謂利乃反爲害此西華石塘之所為作也西華在吳邑西南兩舍許其地瀕湖環五千畝皆沃壤獨以無防止水驚風駭浪日三面至漱胑成瘠民罔攸濟則相率以告於邑時京兆雍君為令特軫念焉重以成化壬辰之秋霪雨彌旬吳越諸州多被菑而所謂西華者特甚君乃惻然躬履其地審視咨度揆日庀徒役工於水利所及之民採石于湖

中旁近之山他凡廩食之費皆取諸公帑羨錢而毫末不以事規求以癸巳二月肇工盖閱月而成凡為塘三千二百丈有奇博其址廣十尺而殺其上得廣八尺高如其上之數自其東諸山望之圜環綿亘以屬于其西淋峯之麓所謂五千畝者皆在所界護以保其故壤尤加闢湖壖之地得二百畝以斥為新畲塘成而是夏復澇而西華之民芟耨自如雨簑風笠歌呼隴畝間以為吾農之所以得遂西成之望者皆君之恵也盍紀之邑校生吳鳴翰氏遂疏其事来請記予聞之善為政者惟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盖水土本天地自然之利以

養人者也然常待人而其利始博不然則求利未得而害已為民病矣此白渠之興利偃虹隄之捍患之所以有聞於後世也然此猶二事也君一舉而兼得之不惟無患而且獲利不惟為備於一時而且垂惠於悠久使此石不泐則魏史起所謂仁智之可法者豈獨河內之民之有賴哉君名泰字世隆其治邑多著勞績如鑿穹窿山渠以溉上田置三牐以蓄洩水皆利民事也宜牽聯得書遂為之書

竹菴記

竹菴江陰薛士規甫別號也士規為人恬淡寡欲於物

一無所好而性獨好竹嘗即其居鄧易之後圃植竹數百箇疏泉以環之而結屋其中扁曰竹菴士規居之以樂道忘世蓋自壯至老無一日不與竹俱自起居飲食以至接賓友課子姪無一事不與竹俱士規化去今三十年矣此竹傳至於子安道孫文理曾孫良器越三世不衰而菴之修葺於累葉者亦完整不廢良器近来南雍請記其事昔王子猷在吳嘗僦屋以居亦便令栽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況終身隱居之所乎白樂天在長安見故相國之私第竹瘁尚惜其嘗經長者之手爲之愛惜況父祖之所遺者乎是宜士規之有取於竹而其

子若孫之愛護之而不忍傷也雖然天下之植物多矣而君子獨取於竹謂其可以比德也君子之德莫大於有容而其中虛莫強於有立而其外直莫難於有守而其節堅莫貴於有用而其材長其挺然獨秀者中立而不倚也叢生不亂者羣居而不同也枝幹之磦砢者名行之砥礪也筠色之清潤者文理之密察也均是竹也自衆人視之徒知其為竹至君子觀之則知其具衆德焉此士覩之有取於竹而不與尋常玩好同也然則其子若孫之愛護之者亦豈徒以竹不以德哉竹吾父祖之所遺也而吾之有身其遺體也吾身之有教其遺訓

也率是教而不畔於道其遺謀也吾知培養於竹則思培養於德由良器而上固知謹於是也由良器而下豈必皆知謹哉予忝於薛氏有連故為記之而申以為戒

晴洲記

大司馬程公嘗自號晴洲頃致留務東歸猥屬予記蓋公本新安之休寧人以武胄選入河間邑庠中鄉舉登進士累官給事中參政少卿都御史侍郎尚書兼大理卿出入中外幾四十年宦轍往來嘗屢經河間一至休寧最後留守南都其於所謂晴洲者蓋觸處而有即景而名瓌觀盈視殆天造地設以貽之公俾安於所寓究

心職務而無昔人所謂去國懷鄉之思也洲初在河間以其地四面皆水中為平陸民物蕃庶公始學居之欲取以為號未果比領薦書遂歸休寧省先墓休寧多山山麓有溪溪上有洲公庚止焉徘徊瞻眺魚鳥飛泳草木暢茂物意既適景與心會而公之號成矣南都山水之勝曰青溪公有甲第在溪之滑廣廈邃宇夷庭高門前臨通衢後涵方池池中之洲廣可尋丈卉木錯布松竹挺立公退食自公每延知己詠歌其間以樂其樂於是益自信其為號之不誣也雖然公魁傑人也少負奇氣蘊經濟大略致身霄漢固其素志一丘一壑豈誠公

之所慕哉予嘗竊窺其意以爲其生也際　休明之朝其出而仕也遇
重離之君自其少日已負對時育物之意既而發軔仕途致位通顯以大闡其輝光日新之德以輔成雍熙泰和之治而公之勲業亦既烜赫夫然後歷記平生所履加以寓名以發舒其光風霽月之懷此則公之志也豈誠安於一洲與隱居者之流商晴較雨於一旦暮者比哉此予所知於公願從以質其可否而公行矣姑書此以諗夫未知公者

江都縣重建廟學記

揚之士有仕于南京者曰吏部郎中張鼒刑科給事中俞俊以興學事告與曰江都揚附郭邑也邑有學在大城元季兵燬　國朝洪武甲寅令宋啓奉　詔建學始徙城之震隅駱駝嶺上維時干戈甫戢財用弗贍學雖建其制未備甲戌令丁師稍加充拓宣德癸丑正統辛酉令謝必賢陳驥又兩葺之乃者成化庚寅欝攸為沴前人已成之蹟一旦又燬是歲夏御史王君繼来按是邦見而閔焉謀之郡守鄭君岑首築廬舍二十間于舊明倫堂兩階之旁以居諸生退即崇文閣故址構講堂三間為師儒授業所未幾御史董君韜繼来慨然以全

功自任會未朞月而禮殿門廡以次落成其所費若干萬緡大抵皆出經畫而不煩有司董君去時獨明倫堂兩齋未建郡同知趙琰韋復相率以畢厥功於是學之制修然大備視昔蓋有加矣昉事於庚寅七月僝功於辛卯十一月吾邑之士既從先生長者舍菜告廟謹具顛末請文紀之予惟江都之為邑地分淮海風氣清淑俗務儒雅士興文藝三魁聯登四相庚止薰炙陶鑄用遵雅道雖世有否泰治有隆污而絃誦之聲衣冠之選洋洋濟濟亹然異他州者夫豈特氣習使然哉亦繫乎學校之教也蓋人非生知不可以不學學而不知道其

為學也茍焉而已古之王者建學立師所以道之以入道也其始立學者有釋奠先聖先師之禮示之以尊道也聖如孔子道之所宜師也洙泗邈矣風雅弥替後生縱逸身不遊庠序目不覩訓典而欲其知道之可由者固鮮况望其能尊之而知所自重哉此我 朝列聖所以鑒末俗之弊追隆古之盛舉行學校於得國之初而修明教條於繼世之後雖當廢壞之極而成葺復之敏者謂非大化之鈞陶至道之入神不可也吾聞古稱繁盛於天下者曰一揚二益將見今時文獻之盛於揚又當與齊魯並称矣因記學之成書此以為揚人

士勗云

可溪風木圖記

可溪在莆城南一舍許溪上有山曰後充山之麓有墓隧焉曰贈兵部尚書陳公神道者今太宰時英公二親之丘壟也蓋山形盤結溪流縈帶林木掩映公既卜吉以葬其親以來官于朝驟歷兩京踰三十年雖屢膺制命荷寵綏之恩嘗畀介弟舉奠告之禮而其躬則未遑也其心則靡寧也公間語予俟去家滋久故山脩阻思欲登高岡而望松楸下丘壟而行墟墓之間杳不可即於是早夜皇皇雖無風木之感而此心之風木未嘗

忘也因作可溪風木圖以識予思予其為我記之予曰
賢矣哉公之為子也人子於親之歿也其始也未嘗不
思至於久則忘之矣此恒人之情也然亦有不忘者凡
物觸於外而情動於中所謂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
而親不待此其人賢者也夫造化生材何地而無木大
塊噫氣何時而無風風與木相值而成聲亦何人不聞
然獨賢者聞之則思其親念音容之窅渺感歲月之滔
邁甘毳具存就養無所故驚飈颯然林無定柯而憯惻
以生心焉摧剝雖然此猶外境會心者也然亦有無待
於外者則終身之慕跬步之思一出言而不敢忘凡所

以修於身行於家施於守官敬慎而罔肆恪共而匪懈者皆思以無辱其先而忠格於上望重於人有隆然之褒顧然之稱者皆足以貽其令名此則因心之孝而公之所爲尤賢於人也烏乎高堂九仞魯輿起北向之悲從車百乘季路發南游之歎昔賢避蜀公允蹈之若夫少而周流晚而無成被褐而行徒悲風木如臯魚者尚何足爲公望哉

奉萱堂記

吾毗陵城東半舍許其地曰江村邑人王本立氏居之本立名尚德中子也德中壽七十以天順癸未卒今十

七年矣其配項氏壽八十有七猶康健不衰本立事之能竭其力本立有子五人曰宣宸寰宇宙皆畢姻娶孫男女十人其長者已有知本立每率其婦携其孫子具甘脆問寒燠侍母甚孝母心安焉蓋忘其身之孤孽不知其年之耄老雖世所稱三牲九鼎真若不足以喻其菽水之歡者噫亦可嘉也已士與本立遊者嘗題其事母之所曰奉萱善畫者為作圖能吟者又為作詩予友青城尹張君之子穋其倩也因持以求予記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忘也食之令人忘憂背北堂禮婦洗在北堂主婦之所居也故世恒以奉萱名奉母之堂謂

將居此以忘親之憂也雖然親之憂豈誠待物而後忘哉其要在為子者謹身飭行以毋貽其憂可也使如世所稱惰其四肢博弈飲酒之類之有一焉雖使萱草日蕃堂宇日葺擷奇芳于幽皋曲隰幻異境于華林玄圃而其憂自若尚何望得其懽心如本立之母者哉本立承其先業力於農畝贏其歲入以資奉養於凡朝夕之供伏臘之需舉無缺乏而且無傲惰僭侈之非以辱其身而羞其親然則本立之母安得而不樂而其心尚何憂之可忘哉予故為記之使本立知所勉焉毋徒泥於名堂之義以益盡夫事親之道可也

雙瑞記

天官少宰義興徐公之喪其母夫人某氏也　朝廷旣命有司諭祭復遣官營葬葬巳公結廬墓左居之終喪蓋自成化丁酉迄己亥歳皆纍然苫塊之中而號慟之聲人不忍聞時有白鴈二集于墓田白鳩二來巢于宰上木飲啄自若哀鳴不去鄉人異之曰是非公孝誠所感乎公旣免喪乃取二鴈畜于家庭庭有常鴈皆走避若非其類一夕野狐入庭中殺常鴈而白鴈獨存又若不敢犯者鄉之人益異之曰其為孝感無疑矣士大夫能詩如卞華伯諸君咸為賦詠稡而成編宮諭廉伯陸

君題曰雙瑞予嘗以為萬物盈于兩間皆天地之委和而謂之瑞則世所稀有又至和之所委也其必人而有德而足以感召至和斯稀有者乃間見焉如雙瑞是也惟公之生禀賦最奇幼有至性長劬於學凡所誦習務求實踐而於事親克篤愛敬　恩封之榮祿養之阜時無與娩親心樂焉臻於壽考而　寵終之典尤異常品自餘觀之若可以無憾矣而公之心方抱痛終天偃廬柴毀如不欲生顧不謂能孝矣乎夫孝莫大於謹終莫難於廬塚斯二者公皆能之可謂有德是故宜其感召至和而致茲瑞應也先是其先大夫漁隱公之終公亦

嘗廬於墓側有芝繞廬而生其墓在瑞雲山中地實多
虎夜有豺驅虎遠去鄉人鬨之尤以為異而士大夫亦
嘗有形之賦詠者所謂孚草木格鳥獸德之所屆有感
必徵其為瑞又未可以一二數也昔唐梁公始居母喪
有白鵲馴擾之祥曲江公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
產坐側白鳩白雀巢于家樹許孝義鎮宿墓所鹿犯其
松而猛獸殺之其孝感事大率相類雖然許非公倫也
惟狄與張有唐良相蓋代勳名千古嘉仰擬之於公亦
奚讓哉公起家儒文致位卿相際遇
列聖立朝三紀隱然負台宰之望久矣將繼自今秉鈞

當軸爕調元化義浹仁洽春熙海涵至和之氣充塞宇宙則景星卿雲嘉穀華黍車圖河山麟鳳郊藪百靈雜集諸福畢至紀之史冊載之絃歌以流聲億載永孚于休而此特其兆也予生與公同鄉且有連同官于　朝又甚久公之事固予所目擊者因不辭謭淺而特書之庶幾無愧於直筆云

思菊齋記

予友朱君恐易讀書有孝行闢齋居授徒其中齋之前治菊圃廣可尋丈題其楣曰思菊予九日過之菊方盛開而恐易對之有戚戚之容予竊疑焉凡物有契於心

必思思而得焉必樂今君思菊而見菊不樂何為悉易
慶然曰思菊為吾先君發也先君於世孤特寡耦於物
泊然寡嗜好以菊有晚節雅愛翫之每歲蒔菊至數百
本躬灌溉以澤其生薙草萊以專其養秋霜既嚴萬卉
凋瘁此花獨煒然敷榮先君必呼酒飲飲而醉醉而歌
徘徊於霜晨月夕未嘗暫去今而已矣此圃此居吾先
君之所治也風景不殊於疇昔音容宵隔乎泉壤因菊
以思吾親蓋情所不能自已非思菊也予聞而嘆曰賢
哉悉易之為子朝祥暮歌古且有之於今而求如悉易
親雖歿而孝不衰心不忘觸物興懷感時思悼名齋以

示永父良不多見元亮之風予素慕於先公曾子之芉東予重為悉易有感也悉易起謝曰子之言得我心之同然者請書以為思菊齋記

思軒文集卷之一